



海边

BY THE SEASIDE

萨诺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

BY THE SEASIDE

萨 诺 著

海 边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文 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边/萨诺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554-430-1

I. 海… II. 萨…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T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072 号

海边

HAI BIAN

萨诺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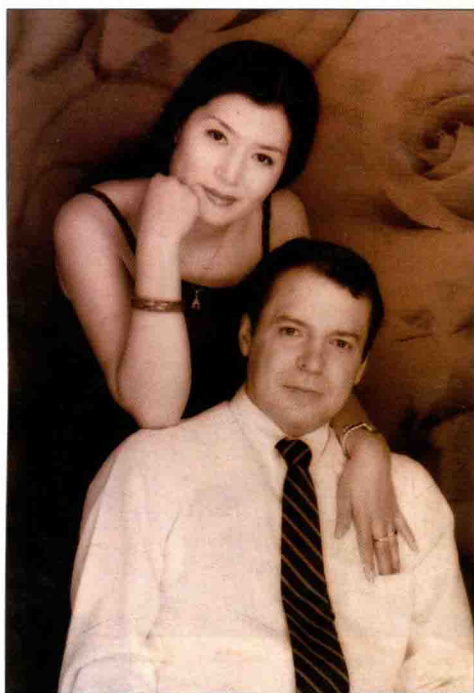
*

850×1168 32 开本 9.375 印张 227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80554-430-1

I·145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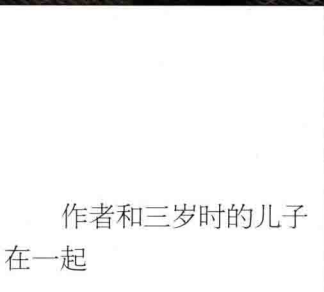
作者和丈夫在一起



作者（中）幼年时期和父母、妹妹在一起



作者的丈夫在电厂的锅炉上



作者和三岁时的儿子
在一起



作者在埃及
的红海边

目 录

第一章	(1)
婚礼	(1)
生子过日子	(10)
初调工作	(15)
转折	(18)
初尝禁果	(23)
第二章	(26)
家庭裂痕	(26)
感情旋涡	(28)
第三章	(32)
领导换届	(32)
再上大学	(35)
永失父爱	(38)
第四章	(43)
再调工作	(43)
家庭危机	(46)
离婚	(48)
第五章	(52)
失望	(52)
无望	(55)

目	绝望	(58)
录	打工	(62)
	此情难断	(65)
	第六章	(68)
	招事儿	(68)
	初遇麦克	(70)
	惹火烧身	(74)
	遭报复	(76)
	第七章	(79)
	初约麦克	(79)
	护犊情深	(81)
	接受邀请	(83)
	麦克求婚	(86)
	同游长城	(90)
	第八章	(93)
	辞职	(93)
	决裂	(95)
	订婚	(98)
	再婚.....	(103)
	送子留学.....	(107)
	第九章	(111)
	初见麦克的女儿们.....	(111)
	美丽的南非.....	(113)
	游野生动物园.....	(118)
	营地生活.....	(121)
	又到海边.....	(130)
	海滩上的老人.....	(139)

德班市的政府所在地·····	(141)	目
第十章 ·····	(145)	录
遏制思念·····	(145)	
麦克受伤·····	(147)	
陪侍麦克·····	(153)	
住院生活·····	(159)	
养伤的日子·····	(163)	
心中的矛盾·····	(172)	
第十一章 ·····	(174)	
麦克失业·····	(174)	
麦克赴埃及·····	(180)	
失落·····	(182)	
与妹妹告别·····	(184)	
同学聚会·····	(185)	
相聚开罗·····	(187)	
家住宾馆·····	(191)	
遭遇妓女·····	(194)	
搬家·····	(198)	
度假·····	(201)	
放风筝·····	(210)	
第十二章 ·····	(213)	
不可发出的信·····	(213)	
悲伤的往事·····	(214)	
意外的电话·····	(216)	
麦克的疑惑·····	(218)	
第十三章 ·····	(220)	

埃及文化·····	(220)
游金字塔·····	(227)
游尼罗河·····	(232)
参观埃及博物馆·····	(235)
瞻仰木乃伊·····	(242)
古埃及的王室展厅·····	(244)
第十四章 ·····	(250)
电厂着火·····	(250)
随麦克赴英国·····	(252)
生活在伦敦·····	(255)
度周末·····	(260)
游伦敦地牢·····	(267)
参观伦敦蜡像馆·····	(268)
新西兰之行·····	(269)
再回红海边·····	(276)
第十五章 ·····	(279)
洋洋上大学·····	(279)
回国探亲·····	(280)
意外相见·····	(283)
2003——多事之春·····	(285)
尾声 ·····	(289)
美伊之战·····	(289)
遭遇 SARS ·····	(291)
团聚·····	(294)

第一章

婚礼

舒洁和师海在街道办事处领到了结婚证。进门的时候他们还是恋人，出门时已成了夫妻。舒洁问丈夫师海说：“我们什么时候举办婚礼？”

师海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把婚礼办得出人预料，不落俗套。”

舒洁问：“怎么个不落俗套法？”

“你不是最喜欢爬山吗，我们去爬华山，在华山顶上举行婚礼，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婚礼。”

舒洁想了想，觉得这样一来既省钱又新颖，于是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办吧！”

第二天，他们登上了去华山的火车。

两个人身上的钱加在一起有二百元。师海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元，舒洁的月工资还不足四十元，这二百多元是两个人攒了几个月的钱。这些钱对师海和舒洁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

他们在华山附近的一个小站下了车，开始步行向着华山脚下走。八月的天气已很热了，来到华山根时，两个人已汗流浹背。

舒洁感到饥肠咕咕，便对师海说：“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饿死了。”路边有一个草搭的棚子，一个老汉在那里卖

凉粉。两个人走了过去，各要了一碗，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吃起来。

远处慢慢地走过来一个老者，他的头发全都白了，看上去有八十上下。老者在舒洁对面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舒洁。开始舒洁没有注意到他，时间一长，舒洁本能地感到有人在看她，当她把目光停在老人脸上时，老者开口讲话了：“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舒洁放下碗，付了两碗凉粉的钱后，对老者说：“对不起，我不想算命。”

老者说：“我不是要给你算命，只是想告诉你点儿事情，不要钱。”师海笑着对老者说：“你给我算算命吧，我付你钱。”

老者摇了摇头说：“我不是算命的，也不要你的钱，只想告诉这闺女点儿事。”舒洁见老者如此地固执，就对他说：“那好，你告诉我吧！我听着。”

老者说：“你不是一个普通人，只可惜是个女的，不然的话会成大器的。你的一生坎坷，有两重靠山，日后你会漂洋过海，去挣外国人的钱。”

舒洁并不相信这个老人的话，但她还是礼貌地对老人说：“谢谢！”

师海问老人：“您看我能不能漂洋过海，去挣外国人的钱？”老人摇了摇头说：“你不行。”说罢，站起身来，蹒跚地走了。

望着老人的背影，师海冷笑了一下说：“这老头儿净瞎扯，别听他的。”

卖凉粉的老汉说，进山的路要走两个来小时。舒洁和师海在山下买了些煮鸡蛋，把水壶灌满了水，又买了一个不大的西瓜，他们没舍得吃。师海把西瓜装在一个网兜里，背在了肩上，对舒洁说：“这是给你准备的，到山顶上再吃，山上的人

们该羡慕死了。”

两个人开始向山里走去。还没开始向上爬，舒洁已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她问一位路边卖水的人，“多少钱一小瓷壶水？”回答是，“白水两毛钱一壶，茶水四毛钱一壶。”

对这两个人来说，华山的水实在是不便宜。无奈渴得厉害，舒洁和师海每人喝了两小瓷壶凉水后，开始爬石头台阶。

和泰山不同，华山的石头台阶比较陡峭，没有泰山那么平缓，爬行起来很费劲。师海说：“看到了吧，华山没有泰山那么雄伟，但比泰山险峻多了。”

他说得没错，爬华山要比爬泰山难多了。汗水从舒洁的脸上滴到了石头台阶上，她觉得裤子紧紧地扒在腿上，抬腿向上迈步很费劲。舒洁坐在台阶上，把裤管卷到了膝盖以上。薄薄的衬衣却实实在在地贴在身上，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一级级的石阶好像要通到天上，怎么也爬不到头。每逢有人卖水时，舒洁都要停下来买些水喝。

师海背着一个西瓜，费力地向上爬着。舒洁建议说：“不如我们现在把西瓜吃了吧，这样一来能减轻你的负担。”

师海却不同意，“说好了的，这个西瓜是让你在山顶上吃的，我能坚持得住，你就别担心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峰，天已快黑了，他们决定在中峰找个地方住一夜。两个人转了好半天，才找到了两孔窑洞，这是为游人提供的住宿处。

虽然这是舒洁和师海的洞房花烛夜，两个人还为此特意带了结婚证，但这并不起作用，这两孔窑洞像男女厕所一样，只分男女，不论家庭。两个人各付了住一夜的钱后，被分别带入了两个窑洞。

一个大通铺占了窑洞的大部分空间，通铺上的被子脏兮兮的，放在同样脏兮兮的褥子上。舒洁失望地摇了摇头，这个地

方怎么能睡觉？她开始发愁怎么熬过这一夜。舒洁走出了窑洞，她想找师海，又不能进男性睡觉的窑洞去找他，只好坐在外面的石头上。功夫不大，师海也走了出来，“这是什么鬼地方。”他说。

舒洁低声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脏的旅馆。”师海挨着舒洁坐了下来，他掏出烟来点着抽着。舒洁讨厌师海抽烟，但她明白，阻止他抽烟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硬着头皮闻着他那讨厌的烟味。

“咱们就这样在外面坐一夜？”舒洁问。师海说：“先坐一会儿，反正天也不冷，实在困得厉害时，进里面躺一躺，不用脱衣服，也用不着盖被子，天一亮，我们就开始爬山。”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师海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不知为什么，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舒洁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和他聊，只有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有话可说，但多半是听他母亲在高谈阔论，舒洁每每只充当听众的角色。

舒洁愿意嫁给师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老实，诚实，是一个能好好过日子的男人。在他们相处的一年中，舒洁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她觉得他母亲人很好，也很有修养，能有这样一个婆婆，也实在难得，如果和师海说拜拜，会让他母亲伤心的。

每当他们在一起相对无言时，舒洁的心中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今天晚上，这种失落感尤为明显。

时间过得特别慢，在相对无言的夜里，舒洁在心里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盼着长夜快点儿过去，太阳快点儿升起。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半夜，山里起风了，风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又下起了雨，两个人不得已回到了各自的窑洞中。舒洁和

衣躺在通铺上，身下的褥子潮湿，冰凉，从旁边躺着的人身上，一股股地飘过来阵阵的汗酸味和脚臭气，舒洁尽力不大喘气，但这种难闻的混合气体还是执著地往她的鼻子里钻。

凌晨四点多钟，舒洁听到了院子里有了说话声和脚步声，知道有人开始爬山了。她急忙爬起身来，收拾好随身携带的东西，走出了窑洞。四面漆黑一团，只有行人手电筒的亮光在一晃一晃地闪耀着。舒洁来到男窑洞的窗外，朝里面轻轻地喊了一声：“师海！”几分钟后，师海从里面走了出来。

“人们开始爬山了，咱们也跟着走吧，日出前可爬上西峰，说不定还能看到日出呢。”舒洁说道。

师海说：“我们没带手电筒，也许你能看到路，我近视得这么厉害，恐怕什么也看不见。”舒洁实在不想在窑洞里再呆下去，就说：“没关系，我扶着你走。”

两个人开始沿着山上的小路向西峰爬去。舒洁小心地扶着师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着。前面有一个小寺庙，里面传出了咏经的声音，一阵阵焚香的气味飘到山上，舒洁和师海在寺庙外站了很久，他们没有走进去拜佛，因为怕打扰里面正在念经的人。

离开寺庙，天开始泛起白光，山路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师海说，他能看到路了，两个人加快了爬山的速度。一阵山风吹过来，带来了清爽的空气，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松涛声，舒洁的心情好了起来。

在一个悬崖绝壁的边上，师海给舒洁拍了几张照片，他说：“我要是在这里把你推下去，没人会知道的。如果你掉进这万丈深渊，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了。”舒洁说：“那你就试一下好了。”师海说：“那哪能呢！我不过是说着玩儿的。”

有一段五六十米的山路特别险，沿着山钉着一条铁链子，下面只有一脚宽的路，行人只能脸冲着山，背对着万丈悬崖手

扶着铁链，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前移。

师海说：“要是害怕就别往前走了，我们绕到别处去。”

其实，师海根本就不了解舒洁，从小在军营里爬墙上树长大的舒洁是不会错过这个很刺激的机会，她什么都没说，双手扶着铁链，走上了这个常人不敢走的险路。

开始，师海由于胆怯，不敢向前走，无奈舒洁已上去走了，自己只好跟在她的后面，肩上还背了个西瓜，心惊胆战地小心地走着。

一群小伙子站在险路的前面，谁也不敢第一个走过去，看到舒洁上去了，有人说：“看哪！连女同胞都上去了，我们还等什么？”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在师海的后面走上了险路。

路的尽头是一个石窟，里面供奉着佛像。这群人在石窟里拜完佛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原路返回。

师海笑着说：“没想到，你的胆子可真大。”舒洁说：“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他们来到西峰上的时候，好像登上了天一样，脚下的云雾一层层地滚了过来，整个人像是被云驾了起来，有一种飘然欲飞的感觉。遗憾的是，根本没有看到日出。

师海把西瓜放在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石头大得可容下好几个人，他们俩也坐在了石头上。师海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切开了西瓜，他预料的没错，这个西瓜引来了周围不少人嫉妒的目光。有人咂着嘴说：“把西瓜背到西峰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舒洁用手扒开了师海的衬衣领子，一道紫红色的血印，刺眼地映在了他的白衬衣下面！舒洁突然感到心痛，这是何苦呢，干吗要受这份罪？

她拿起一块儿西瓜递给师海说：“你先吃吧！”

师海说：“这西瓜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不想吃。”舒洁有

些不高兴地说：“你要是不吃，我也不会吃的。”师海见舒洁生气了，就拿起一块儿说：“那好，我们一起吃，这就算我们婚礼的盛宴了。”

两个人在华山的西峰上，在他人贪婪的目光中，享受了这个甜美无比的西瓜，算是举行了结婚典礼。

“盛宴”结束后，师海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锁和两把钥匙。舒洁不理解地看着他，师海说：“这叫同心锁，我们把它锁到悬崖边的铁链子上，把钥匙丢到山谷里，象征着我们生活在一起，永不分离。”

两个人来到悬崖边，在铁链上锁上了这只同心锁，舒洁掏出一个块丝绸的小手绢，把两把钥匙系在一起，问师海：“我们谁来扔钥匙？”师海说：“当然是你来扔啦。”舒洁把钥匙举在胸前，停了一会儿，看了一眼师海，他用眼神示意她：扔吧！

舒洁使劲一扬手，钥匙被抛向空中，然后又向山谷中飘了下去，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师海说：“我们今后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像千尺窗、百丈崖，腰子翻身这样的坎坷和困难，希望我们能齐心协力，征服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坎坷，共同走完人生的路。”

舒洁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阳光变得强了起来，最终驱散了云雾，西峰清晰地展现在游人们的眼前，舒洁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她：美！

西峰之美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们不敢在此久留，因为要赶着下山。常言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一点都不假，舒洁的身体向前冲，有点儿失控的感觉，只觉得两条腿有些颤抖，她干脆小跑了起来，师海跟在她后面直喊：“小心点儿，别摔下山去！”

他们一口气跑下了山，开始长途跋涉向山外走。

出山时，他们遇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打架，两个人大打出手。这两个人也许是夫妻，也许是情人，谁知道呢？只见女的头向后一仰，“噎”地一声倒在地上。

师海想上前劝架，被舒洁拉住了，她说：“通常的情况下，人们越劝，他们就会打得越起劲儿，若没人理他们，一会儿就会休战。”倒在地上的女人并没有晕厥过去，而是躺在地上破口大骂，她骂的脏话不堪入耳。

师海说：“但愿你别这样！”舒洁轻视地看了一眼正在地上打滚的女人说：“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这样。”

从华山回到家中，舒洁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搬到师海的住处，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桩婚姻，舒洁的父母是极不赞成的，他们想让舒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军人的后代，但舒洁却没有按父母的心愿办，偏偏找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师海。

自从舒洁通知父母她已有男朋友之后，父亲就托人去打听师海一家人的为人和他的家庭出身及背景。其结果是不能令父母满意的，师海的父母都出身在旧中国有钱的大户人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家庭。舒洁的父母认为，舒洁是属于在无产阶级的军人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适应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同他们格格不入的。

父亲曾对舒洁说：“不用说别的，就是你进了那家的门，你将很难与你未来的婆婆相处，她过去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能善待你吗？”

舒洁并没有听父母的忠告，当父亲再一次和她谈话时，父亲说：“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地考虑一下，婚姻可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可轻率。我和你妈都是主张从一而终的，找丈夫可不是买衣服，嫌不好了可以另换一件。”

舒洁等父亲说完后，面无表情地告诉他说：“您跟我讲这些都太晚了，因为我已和师海领了结婚证了。”